



记纪神话的研究与解读

李濯凡◎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记纪神话的研究与解读

李濯凡◎著



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记纪神话的研究与解读 / 李濯凡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 3

ISBN 978-7-5012-5987-8

I. ①记… II. ①李… III. ①神话—研究—日本
IV. ①B932. 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54221 号

责任编辑 刘豫徽
责任出版 王勇刚
责任校对 陈可望

书 名 记纪神话的研究与解读
Jiji Shenhua de Yanjiu yu Jiedu

作 者 李濯凡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ishizhi.cn
投稿信箱 lyhbbs@163.com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9¼印张
字 数 14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9 年 4 月第一版 2019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987-8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者简介

李濯凡，外交学院外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日语以及日本古典文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日本古典和歌百人一首》（译注）、《万叶诗情：日本〈万叶集〉和歌及其歌人》《古事记》（注）、《日语句型例解活用词典》等以及译作、论文多篇。

序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神话和传说，日本也不例外。据考证，日本的神话大体形成于 4 世纪以前，然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关于日本神话的记载，主要来自成书于 8 世纪初的两部日本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和一部地方志集《风土记》。

《古事记》由稗田阿礼依据《帝记》和《旧辞》讲述，太安万侶记录而成。他的记录比较质朴，较少加工润色。《古事记》分上中下三卷，是用变体汉文写成。所谓变体汉文，是指全书整体叙述是用汉文语法，其中也夹杂部分日语表述。作为中国人，如果没有注释等的帮助，竟不能完全读懂。但它的《序》却是地道的四六汉语骈文。序文的语句有不少出自《论语》《周易》《尚书》《诗经》以及老

子、庄子等著述。^①

《日本书纪》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成书于720年，稍晚于《古事记》，是集体编纂的官修正史，体裁模仿中国史书。《日本书纪》三十卷，用纯粹的汉文撰写，且书中大量引用中国典籍，如《史记》《汉书》《南史》《北史》《水经注》《新序》《述异记》《尉繚子》《吴子》等。^②其卷首有关天地形成的叙述，几乎是直接引用了《淮南子·天文训》。此外，书中借用、化用中文典籍的语句还来自《尚书》《周易》《礼记》《左传》《庄子》《山海经》《穆天子传》《搜神记》《楚辞》《文选》等书籍。^③这说明至奈良时代（710—794）初期，已有大量中国典籍传入了日本，这些典籍所承载的思想、文化等自然也已经在日本传播开来。

这两部书都是在天武天皇（？—686）召集下编纂的。当时的日本已基本完成统一，迫切需要在意识形态上确立天皇的统治秩序，以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天武天皇

① 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② 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③ 高文汉：《中日古代文学比较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

下诏曰：“诸家之所赞《帝记》及本辞^①，既违正实，多加虚伪。当今之时不改其失，未经几年其旨欲灭。斯乃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焉。故惟撰录《帝记》，讨穷《旧辞》，削伪定实，欲流后叶。”^②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这两部史书对本国的原始神话进行了历史化的、有利于“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的“削伪定实”，完成了以皇室的祖先神——天照大神为中心的天上世界及其子孙降临日本、平定国土的神话体系的构筑以及始自神武天皇的万世一系天皇谱系的建构。

在日本，往往将这两部书合称为“记纪”。

《风土记》成书于713年，是在元明天皇诏敕下各国编纂的地方志。内容包括郡名的由来、神话传说、风物特产、土地优劣状况等。现存出云、常陆、播磨、丰后、肥前五国的风土记，其中只有《出云国风土记》是完整的。其他还有大约三十国风土记的逸文。

日本列岛是盛产日本神话的土壤。正因为这几部古籍

① 《帝纪》，也叫作《帝皇日继》《先纪》，主要记载历代天皇的谱系。本辞，即《旧辞》，也叫《先代旧辞》，主要记载天皇及各氏族部落的神话和传说，以及民歌、风物的由来等。

② 《古事记序》，见〔日〕安万侣：《古事记》（李濯凡注），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3页。

成书时间较晚，所以其中的神话传说既有体现日本初民对宇宙和人类世界的朴素认识的内容，也有渗透着大量外来思想，特别是中国思想影响的内容。

神话是什么？顾名思义，神话就是关于神的故事。

然而，下一个问题紧跟着出来了，神是什么？很多神话的定义都说，神话是人们对于自然、社会的认识和想象。那么，神是什么也就知道了，神就是人，或者说是超人。

关于神也是难下定义，或者说如果下定义，则面面俱到的定义或许会很长，但从性质、特点来说，神具有这样一个或几个特点。

(1) 神是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化身，或是其本身，如山川草木，如风雨雷电。

(2) 许多神是传说中的或历史中的人物转化或发展而成的。

(3) 无论是哪类神，都是超人，都具有超能力，如可以呼风唤雨，可以左右人类，可以给人类带来祸福，等等。

这么看来，关于神的神话，反映的正是人类对大自然一切事物（包括人类自己）的认知。所以说，神话就是人话，神的认识就是人的认识，神的行为就是人的，或超人的，或人按照自己的意志想象出来的、自身却达不到的

行为。

从内容来看，神话可大体分为自然神话和社会神话两大类。自然神话，顾名思义，是人们对于自然界和自然现象的记忆和认知，如天地开辟神话、日月星辰神话、火山地震神话等，是某个历史阶段人类对自然的记忆和认知在神话中的反映，也就是说自然现象的神话化。社会神话，多是与人类有关的神话，如人类起源神话、英雄神话等，是在某个历史阶段人们对于曾经发生的历史、社会、文化事件的记忆和认知，即是这些事件的神话化。

所以无论是有关自然的神话，还是有关社会的神话，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都是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记忆、认知和反映。从这个意义上看，神话本身就具有用神的故事来诠释历史的功能。例如，对于中国上古神话，如刘毓庆所说：“上古神话更多是历史的神话化，在历史叙述不发达的时代，它承载着传承历史的功能。”^① 日本的神话虽然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将历史神话化的特点却更加突出，甚至可以说现在留下的以《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为主的所谓记纪神话，正是为解释日本皇家的历史而编纂的。记纪

^① 刘毓庆：《神话与历史论稿》，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第 5 页。

神话虽然不能当史书来阅读，但我们从中还是能够大略寻出日本历史的脉络，仿佛影影绰绰的鬼魅之影在神话背后一闪一闪地显现，为我们透露出历史的点点滴滴。

上田正昭说：“记纪神话的主要特色在于它详细描述了皇室祖先神天照大神为中心的高天原世界，在于它将叙述的重点置于皇祖神的子孙自天而降的苇原中国及国土的平定上，其中也包含强烈的、解释王权起源的王权起源神话要素。”^①

其实，这些认识都是我们现代人站在今天的历史制高点上来看待古人的所谓神话和历史，而古人又是怎么看的呢？无论是中国以及西方的上古史的记录者，还是日本《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写作者，他们恐怕不是这么看的。在他们眼里也许没有明确的神话和历史之分，神话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就是历史本身。例如，古代希腊人并不严格区分神话和历史，他们把英雄神话当作古史，并且为神话编订系统，为神话人物编订年谱。另外，希腊神话主要依托“荷马史诗”保存下来。在荷马的心目中，

^① [日] 上田正昭：《大王的世纪》，东京：小学馆 1977 年版，第 297 页。

神话和历史是交织在一起的。在中国古代，所谓“道统”或“黄金三代”也建立在对上古神话的信仰基础之上。^①古代日本也是在这样的观念支配下来撰写记纪历史的吧。

李濯凡

2019年3月19日

^① 谭佳：《神话与历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目 录

第一章	神话里的天照大神与历史上的卑弥呼	1
第二章	出云国的须佐之男命	37
第三章	大国主神的征服之路	56
第四章	大物主神	82
第五章	自天而降的诸神	108
第六章	“天地未剖”与盘古神话	126
第七章	神世七代还是神世八代	148
第八章	生岛神话	161
第九章	太阳崇拜	179
第十章	记纪神话中的生殖崇拜	202
第十一章	婚姻形态在日本神话中的表现	225
附录	《古事记》序	270
主要参考文献		277

第一章

神话里的天照大神与历史上的卑弥呼

—

日本列岛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也是信仰太阳神的地方。从现有资料来看，筑紫岛（今九州岛）留下的太阳神的名字可能是最为古老的。

伊耶那美神孕育出日本列岛时也生下了筑紫岛。这个岛一身四面，一面一国，各国有名：“筑紫国”（后来的筑前国、筑后国，今福冈县）叫白日别。“丰国”（后来的丰前、丰后国，今大分县）叫丰日别。“肥国”（后来的肥前、肥后国，今长崎、熊本、佐贺等县）叫建日向日丰久士比泥别。“熊曾国”（今熊本县南部、鹿儿岛县及宫崎

县)叫建日别。“国”在这里不是国家的意思,而是指地域、地区。

上述地名中的“日别(ひわけ)”,是指“太阳神、太阳神护佑的地方”或“祭祀某太阳神的萨满(酋长)”。“白日别”中的“白日(しらひ)”意思是明媚的阳光。“丰日别”的“丰日(とよひ)”意思是充沛的阳光。“建日向日丰久士比泥”的意思是“面向烈日、阳光充足、有神奇力量的太阳”,其中的“建(たけ)”意为猛烈的,“日向(ひむか)”即面向太阳,“丰(とよ)”,是指阳光充沛,“久士(くじ)”即“奇”,神奇的,“比(ひ)”即“日(ひ)”,意为太阳或阳光,引申为“灵力”,“泥(ね)”是表示美称的后缀。“建日别”中的“建日(たけひ)”,意为强烈的阳光。

别(わけ),也写作“和气”,是四五世纪时各地豪强、王者的称号。《日本书纪》卷七:“故当今时,谓诸国之别者,即其别王之苗裔焉。”“わけ”本义为“分”,汉字“别”同样也有分开、分别的意思。《书序》:“禹别九州”。因而“别”指的是分土而治的统治者。许多拥有“某某别”称谓的地方豪族被认为是后来的“某某国造”之祖,如吉备国造之祖御友别、近淡海安国造之祖意富多

牟和气、播磨贺毛国造之祖黑田别等。^①

但笔者以为，从《古事记》的记载来看，别（わけ）称谓可能出现得更早，其义或是“区别于他地的某地的神（或神护佑之地）”或“祭祀神的萨满”，后来“别”兼有了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酋长的含义，因为初期的酋长往往是由萨满发展而来的。

二

距今约一万年以前，日本进入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的遗迹中有大量的陶器出土，这种陶器的外部有草绳样花纹，因而称之为“绳纹陶器”。与之相应的时代就叫绳纹文化时代（今通称并写作“绳文时代”）。这一文化持续了数千年，直到公元前四、三世纪。绳纹陶器丰富多彩，广泛分布于日本各地，东日本，特别是关东和东北地区出土较多，而西日本出土较少，主要用来盛食物和水。按其式样，一般分为早期（公元前 8000—前 4000 年）、前期（前 4000—前 3000 年）、中期（前 3000—前 2000 年）、后

^① [日] 青木和夫、石母田正、小林芳规、佐伯有清校注：《古事记》，载《日本思想大系》（一），东京：岩波书店 1982 年版，第 402 页注 156。

期（前 2000—前 1000 年）、晚期（前 1000—前 300 年）5 个时期。也有人将早期之前的公元前 13000—前 8000 年这段时期定义为草创期。^①

自公元前 3 世纪，日本出现了比绳纹陶器更为进步的新式陶器，因为首先被发现于东京都文京区的弥生町，所以命名为弥生陶器，这个时代就叫弥生文化时代。它一直延续到公元 3 世纪前后。弥生文化始于九州北部。弥生陶器分为前期（前 300—前 200 年）、中期（前 200 年—公元 100 年）、后期（100—300）三个时期。^②

唤作“某某日别”的太阳神可能是绳文时代早期某一区域的太阳神，到了绳文时代后期、晚期以及弥生时代早期，某些氏族或部落逐渐将自己的祖先神升格为太阳神，比如天照大神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依据《古事记》的记载，太阳神天照大神、月亮神月读命、勇武之神须佐之男命都诞生在筑紫日向之橘小门的阿波岐原，今天的具体位置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九州岛上。

① [日] 辻惟雄：《图说日本美术史》（蔡敦达、邹利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版，第 4 页。

② [日] 辻惟雄：《图说日本美术史》（蔡敦达、邹利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版，第 18 页。

《古事记》说，伊耶那岐命在水中洗左眼时诞生了天照大神，洗右眼时诞生了弟弟月读命，再洗鼻子，诞生了弟弟须佐之男命。《日本书纪》第五段一书第六所记与此相同。但第五段一书第一则是伊奘诺尊（即伊耶那岐命）左手持白铜镜“化出”天照大神，右手持白铜镜“化出”月读命，“又回首顾眄之间”化生了须佐之男命。第五段正文和一书第二则说是伊奘诺尊和伊奘冉尊（即伊耶那美命）夫妇共同生了三贵子。

不管三贵子是如何诞生的，他们的职责似乎是先已分定的。《古事记》说，伊耶那岐命让天照大神管理天界——高天原，让月读命掌管夜晚，让须佐之男命掌管大海。《日本书纪》第五段一书第一的记述与此略同。

但《日本书纪》第五段正文和一书第六所述有所不同。第五段正文说，日神“自当早送于天，而授以天上之事”，月神“可以配日而治”，素戔鸣尊（即须佐之男命）“甚无道，不可以君临宇宙，固当远适之于根国”。“根国”即指大海。这段未明确说月神治理夜晚，只是“可以配日而治”。

一书第六：“已而伊奘诺尊敕任三子曰：‘天照大神者，可以治高天原也。月读尊者，可以治沧海原潮之八百重也。素戔鸣尊者，可以治天下也。’”月读命不掌管夜晚，而是